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三十六回 行酒令良朋猜性格 渥被窩小婢占溫柔

卻說寶珠讓三人到西花廳來，見當中掛著灰鼠暖簾，裡面升起四座宮熏，七座塔燈，都點齊了，照得滿屋生春。滿廳又擺了許多梅花，都開的正好。寶珠便讓三人坐，三人各序年齡坐下。是華夢庵首坐，何祝春次之，蘧仙又次之，寶珠末坐。寶珠要自己送酒，三人都不肯，便讓小廝們篩了。送上菜，寶珠略遜一遜，大家也不拘俗套，各揀可口的夾了箸。寶珠高興，便要大家乾了杯酒。又送上菜來，各人隨便吃了。何祝春道：「咱們今兒該樂一樂才是。」夢庵先問怎樣一個樂法，祝春道：「別的都玩熟了，咱們須得想一個新鮮法子才有趣。」蘧仙道：「我有一個絕新致的法子，各人撿一把瓜子，數三十顆放在一個碟子裡，再拿一個空碟子放在面前。」各人都照樣子擺了，蘧仙又叫小廝們拿筆硯記著，說：「我來起令，說一個字，譬如喜怒哀樂是四樣事情，我撿一樣自己有的說了，你們如有的，拿一顆瓜子擺這空碟子裡，四人都有，算我小兒，罰一杯，他如沒有這種事情的，就不記瓜子數兒，也不必多說，自己喝一杯酒。我說完了看是幾個，叫小廝們記了，我便交令下來，回來總算，誰少了誰吃，一個字一杯，照字數算。」大家都說有趣，各各依令。蘧仙因說到「哭」，祝春放了一顆。夢庵不放，寶珠也不放，兩人都喝了杯酒，小廝們把這個哭字記下了。蘧仙又說「愁」，三人都放了。蘧仙罰了一杯。因道「悲」。二人都放了。蘧仙暗暗怪異，看了寶珠一眼。又說「苦」。三人都不放。忽祝春放了一顆。蘧仙猛然醒悟。因又道「樂」。祝春和寶珠兩個放了。夢庵不放下，卻喝下杯酒。蘧仙又道「怨」。三人都不放，都吃了酒。蘧仙又道「自憐」。祝春、夢庵放了兩顆。寶珠不放，喝了一杯，蘧仙又道「憐人」。寶珠趕先放了一顆。祝春、夢庵也都放了。蘧仙把祝春一顆拿出來，仍放在瓜子盤裡道：「你也憐人，你不打諒把那節兒不算嗎？」祝春也便笑而不辯，喝了杯酒。蘧仙又道「人負我」，三人都不放。蘧仙又道「我負人」。寶珠先放了一顆，祝春也放了一顆。夢庵卻罰了杯酒。蘧仙又道「誑」三人都放了，蘧仙罰了一杯，因道：「風流罪。」祝春放了一顆。寶珠、夢庵都不肯放。蘧仙只不信，向寶珠道：「這個你定逃不走。」寶珠正色道：「此心惟天可表。」蘧仙笑道：「你先早認了誑去也就罷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個哪能冤我來，你日後自然知道。」蘧仙也便不爭，又道「冤」。寶珠放了一粒，祝春、夢庵也都放了一粒。蘧仙卻不許夢庵放這一顆，夢庵回想一，也沒得說得，便喝了杯。蘧仙忽然想起一事，心裡難過起來。寶珠見他呆呆的半晌不語，便遞個眼色與祝春。祝春見蘧仙這樣，知道蘧仙又想心事了，便道：「這令兒太冷靜乏味，不如我來擺個莊，先吃三十杯，隨你們來打。」夢庵早說聲好，說我來擺五十杯，不要你做莊。祝春因笑道：「你留心蘧仙擺一百杯，你也做不成莊。」寶珠便說要蘧仙做莊。蘧仙先沒聽見這話，見寶珠和他說要他做莊，蘧仙不肯拂他的意思，因道：「我便擺十杯。」夢庵大聲道：「你不聽見人家五十杯還不許做莊呢。」蘧仙本來好量，見夢庵奚落他，他便打起興子道：「我擺一百杯。」祝春笑向夢庵道如何。夢庵嗤嗤的笑道：「我不敢，我不敢和蘧仙鬥。」寶珠便喚小廝拿海碗來，用小杯子一杯一杯的斟下去，五十杯便滿了。寶珠因道：「倘要醉還是少飲些，回來兜了風可不是玩的。」蘧仙聽了個醉字，早搖著頭捧起碗來一氣喝了下去。寶珠看他豪飲，心下替他擔擾，忙夾了塊魚唇子送到他嘴邊。蘧仙吃了，笑了一笑，又叫小廝把那五十杯斟來，寶珠防他醉，不肯叫他吃。祝春說：「這一點兒不會醉的，盡他喝罷。」蘧仙笑道：「老哥哥知道我是個酒仙，你瞧著今兒不教他兩個醉了告饒，我也不算個什麼。」說著又把那一海碗飲乾了，因問夢庵猜多少枚。夢庵道：「一枚五杯我輸五十杯便讓人猜去，或你輸了三十枚那就要再吃五十杯酒。」蘧仙允諾。兩人便猜起來，夢庵連輸了五枚，喝了二十五杯。說「了不得，猜你不到，你不要和我玩把戲，你弄豆兒一般欺我呢。」蘧仙道：「那你做去我猜，說著便把四粒瓜子遞與夢庵。夢庵做了做，蘧仙料定是空手，卻果然是的。夢庵吃了五杯，又伸手向桌下做了做，叫蘧仙猜。蘧仙說：「仍是空手」。夢庵又輸了，再做了半晌再猜，蘧仙仍說是空手，夢庵又輸了。寶珠和祝春都笑起來，夢庵又叫猜，蘧仙道：「還是空手」。夢庵放開手來，卻是一枚白子。蘧仙便除了五杯，夢庵又做了叫猜，蘧仙說是空手，夢庵大笑起來道：「狡猾絕了。」便一氣喝了五杯，又做了叫猜，蘧仙說是雙，夢庵問是幾顆，蘧仙道：「四顆。」夢庵搖首道：「罷罷，算我輸了。」因喝了五杯酒，把枚子交還蘧仙。寶珠笑道：「我來猜。」蘧仙問限幾杯，寶珠笑說：「不限罷我酒量淺，回來醉了何苦呢，看猜的准，多猜會兒。」蘧仙便做了，叫猜，卻總被寶珠猜著，做了十回猜著了十回，兩人的心思好像一個似的。蘧仙不信，定要叫寶珠輸兩回兒，又做了十回，果然寶珠輸了四回，吃了二十杯酒。蘧仙看他臉色映著燈光便和桃花一般，心裡著實憐惜他。祝春見蘧仙只剩了十五杯酒了，因道我來猜幾枚。蘧仙點首兒，便做了叫猜，卻連輸了三回，把吃的酒都退淨了。祝春還要他做，蘧仙不肯了，便要飯來吃了。大家散座，漱了口，抹了臉。見寶珠紅著臉兒，兩眼水盈盈的別有一種媚態，蘧仙問他可醉了沒有，寶珠笑說不醉。見蘧仙的臉也是紅紅的，心裡也很痛他，忽華夢庵躺在炕上唱起紅樓夢的開關鴻7來，蹺著一雙腿用腳尖兒在痰罐子上拍著板，那唱的聲音一聲響似一聲，直著脖子喊。何祝春和盛蘧仙都嗤嗤的笑他。寶珠也覺好笑，忽夢庵改了腔，又唱起鄭板橋的道情來，那聲音越發響了。祝春悄悄的去茶几上拿了一個佛手柑子來藏在手裡，暗暗好笑，見夢庵合著眼睛張著了口正唱的高興，便把這佛手柑子向他嘴裡一塞，夢庵不防，猛跳將起來。寶珠、蘧仙都笑的發顫了，祝春也嗤嗤的笑著。夢庵見祝春躲在寶珠背後，便嘴裡罵著，手裡拿著佛手柑子也來塞他的嘴。祝春便央蘧仙幫他，蘧仙笑著和寶珠兩個遮住了，替他央告。夢庵就把佛手柑子撩出窗外去，仍躺到炕上來唱。祝春笑罵道：「你是不是還要唱，你不怕把這張油嘴塞破嗎。」夢庵便笑的唱不出來。正亂著，聽外面一陣瀟瀟的響，因問：「敢是下雪了嗎？」小廝們回答道：「是呢。」蘧仙因喊文兒，文兒進來，蘧仙道：「馬可曾開轉去，換了轎來。」文兒回道：「馬早回去了，爺的轎子來了，何爺和華爺的小廝喜兒、四兒都跟著轎子來了，在外面伺候著呢。」夢庵便站起來要走，祝春也要走了，寶珠卻握著蘧仙的手依依不捨，蘧仙也捨不下。寶珠兩人立談了一會，還不放手。夢庵一手扯住蘧仙道：「咱們明兒不做人嗎，你兩個又不兩口子，便這樣絮絮叨叨的弄不清了。」祝春大笑起來，寶珠漲紅了臉，便放了手。外面早喊送客出去，廊下已有四對風燈伺候著，見四人出來，便掀搭花兒，照了出去。見天井裡雪已有一寸厚了，映得滿天井雪亮。寶珠送了三人出來，到二廳上，三家小廝都把大毛一扣鐘各替主子披上。蘧仙又和寶珠叮囑了幾句，三人便流水兒上轎。寶珠看轎子出大廳中門去了，才叫掌燈回南正院來。到中門，小廝把風燈交與小丫頭掌著照進去。見柳夫人已經要睡，寶珠略坐一坐便到惜紅軒來，問海棠，知道婉香已睡了，便回向天風樓下醉花館來睡，一夜無話。其早，寶珠醒來，滿擬賞雪，一睜眼見窗幃上一片亮光直射到帳幃上來，因道：「敢是天晴了？」晴煙剛在帳外聽見，笑道：「是呀，還出了日頭呢。」寶珠連問：「可還有雪沒有？」晴煙道：「化的一點也沒得了。」寶珠拍著手道：「可惜可惜，那我犯不著起早，我再睡呢。」晴煙嗤的一笑，寶珠聽見他笑，因掀開帳子，猛一線梅花香向帳縫鑽進來。看時，原來晴煙頭上戴了一枝臘梅花兒，身上穿一件楊妃色小皮襖子，罩上一件四蓋出風的大毛背心，一手套著個元絨綴水鑽花蘇式的雙穗袖籠，一手拿雙銅筷子，在熏籠內撥灰。寶珠招手兒喚他，晴煙便放下火箸過來，寶珠向被窩裡伸出手來，扯住他的手，見是冰冷冷的，因道：「你套著袖籠子怎麼還這樣冰冷的，快來我這裡握著。」晴煙便彎腰兒靠在牀沿上把袖籠卸下了，伸手向被窩裡握去。寶珠挨近去溫著他，一手替他後頸上的爛發理齊，晴煙縮著脖子說他的手冰冷。寶珠說道：「你也渥渥我。」說著把手向他領子裡伸將進去，晴煙怕冷又怕癢，早縮著頸笑的伏在被上顫聲兒央告說：「好爺饒我罷，我也不渥了。」寶珠看他可憐因笑，道：「你縮著頸子教我怎樣伸出來，」晴煙因低下頭，寶珠伸出手來拿他的袖籠子看，因道：「這個水鑽子倒盤的很好，敢是你自己做的。」晴煙道：「才昨兒買來的，說是咱們府門口開了片繡舖子，件件都繡的工細。前兒辦進來送人的繡貨便是他家的，我前兒見東府裡的玉梅，他在那裡用，我看的好，昨兒托張壽家的買來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姐姐可有這個沒有。」晴煙道：「姐姐說要做事，用不來這個。他說還是手爐子好，我用這個他還講不配呢。」說著裏煙進來，見寶珠擁被兒坐著，晴煙彎腰兒靠在牀沿上，兩雙手都伸在被裡，因笑道：「好嗎？昨兒我說不要騎馬去，可不是今兒腿酸了。」寶珠說道：「哪裡是他替我捏腿兒，倒是在我這裡替他渥手呢。」晴煙笑道：「好吧，我不要渥了。」說著

把手伸了出來。裊煙道：「你老在這裡玩，也不看看去，你不瞧小丫頭們掃階沿上的雪，卻把天井裡玉似的一片攪得七損八傷。」

寶珠道：「怎麼，敢是雪還沒化嗎？」晴煙嗤的一笑，寶珠才知道哄他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高朋放浪無形跡，小婢嬌憨有至情。